

胡宇

八月末,城里还热得像蒸笼,浏山却是四野清凉。这座茶山上的避暑小镇,密布土菜馆、茶叶店、超市等各类铺面,更多的是风格各异的由居民房改建的民宿。

因为工作关系,我不知来过浏山多少次。这次同样是工作原因,但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次我有机会在黄昏的小镇上惬意漫步。此刻太阳已经落山,浅红色的云霞浮游在四周苍青的山际。山风习习,空气似乎透明。马路上,莲花湖边,三五成群,都是散步纳凉的外地游客,一到夏季,城里人纷纷来这山上长住。景区广场上,当地政府安装了可以免费使用的舞台、灯光、音响等设备,前来避暑消夏的游客们自编自导,每晚在此演出,很是热闹。当地村民,则在旁边空地摆起小摊,售卖腊肉、咸鱼、鸡蛋、干菜、黄茱萸等山货。

这晚广场人流更多,福建晋江和湖南宁乡两地文联在此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联合演出。听到消息的游客和村民,早早地在观众区占位子。灯光亮起,音乐响起,舞台上炫彩迷离,坐在观众席前排的我,偶尔回看后面黑压压的人群和一张张专注舞台的面孔,神思不觉恍惚。

记得第一次上浏山,是20世纪90年代,当时我在读大学,利用暑假前来探访女同学罗小青,并计划游览密印寺。中巴车在沙石公路上费力突突前行,黑烟、扬尘,加之炙烤的烈日,整个行程是灰扑扑的印象。密印寺正对着集镇横街,横街沿线错落着一些低矮店铺。我们走到寺前,却遇铁将军把门,因为寺院没有恢复宗教生活,不能正常开放。到小青家,我和小青父亲闲聊,好奇地问,浏山这地方的人靠什么为生?一路过来,我看到的都是山,不见多少田土。老人家没有正面回复我,只说靠山吃山,山里人有山里的活路。小青则笑说:“红薯饭,菟根火,除却神仙就是我,这就是浏山人的生活。我爷(指父亲)一直对我只有两个要求,要不嫁到山外去,要不考到山外去。”老子说:“你不去山外,留在浏山吃红薯?”

再次到浏山,已是十余年后了。此时浏山有了很大变化,密印寺门口的横街已经全部迁走,新修了莲花湖等多处景观。重新规划建设的小镇,依托大浏凌云的风露,烟火味里似有几分清新脱俗。曾经只在典籍里见过的“浏山贡茶”,从古书里走出来,大规模种植,成为浏山的独特风景。高僧走进了密印寺,晨钟暮鼓开始在小镇上空回荡。

2013年的夏天,大约也是这个时候,我陪一批作家到浏山体验生活,夜宿密印寺。山月空蒙,在寺前广场散步的我们,竟然觉得有些凉意。作家彭老师查阅气温,发现浏山竟然比长沙城区低了十摄氏度。不大写古诗的他当即吟诗一首:“此山幽寂气清凉,避暑胜地禅心扬。愿与伊人共修行,逍遥余生悟道长。”因为“共修行”几个字,此诗被大家笑了很久,成为一个梗,而浏山适合发展避暑产业的话题,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,大家对此充满了期待。

英雄所见略同。仿佛一夜之间,浏山的避暑产业就如如火如荼了。本地常住人口只有几千的小镇,民宿床位已超过七千张,且在旺季一床难求。很多外出谋生的浏山人,开始纷纷回乡,包括我那位好不容易考出且嫁出大山的同学罗小青。

大学毕业后,小青分到一家国企,几年后逢国企改革,小青下岗选择自主创业,多年下来,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八位数资产老板。前年,她回到老家,把两位哥哥的屋进行改造,合力建了个大民宿,此后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浏山,自称“大浏山人”,时不时喊我上山喝茶,约我一起重新体验“红薯饭、菟根火、除却神仙就是我”的生活。

“夏天三个月,不要去拉客,床位总是满的,对面五百亩茶山,只要忙春季两个月,地里自产生态环保蔬菜和粗粮,也就是所谓的红薯饭,壁炉里的菟根火,没有灰尘只有热烘烘的暖气,你说我这不是神仙生活呢?”小青放弃了以前的西装套装,全部改以棉麻文艺范,她仍旧喜欢大笑,“我爷老信如果晓得现在的浏山,打死也不会让我出山了吧,哈哈。”

手机屏幕亮了,跳出小青的信息:我在后排,人山人海啊,这节目太赞了。

我回复:主要是浏山的“清凉”热度太高啦。

小青信息:今晚留浏山不?

我:只羡山人不羡仙,赶我出山我不依。



长沙有道不尽的城市名片,其中最具朝气的,莫过于教育和少年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长沙作为教育之城,有太多闪耀的存在。且不说985高校数量,位居全国第三,仅次于北京和上海,也不必说岳麓书院,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大、修复最好的书院建筑,并且延续了千年的教育办学和学术研究传统,单说长沙的基础教育,就光彩夺目。

长沙不仅是湖南省唯一的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,还是教育部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、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、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和全国产教融合试点城市、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国家实验区。

长沙教育是久久为功的历程,是一代代教育人坚守初心的传承和创新。

不能不说岳麓书院。朱熹和张栻的会讲,掀起了湘江的波浪,这些著名教育家重建书院,编纂教材,广聘教师,吸引各地学生纷至沓来,岳麓山下,衣袂翩翩,书声琅琅,长沙成了无数学子心中的求学圣地。

1897年创办的时务学堂,是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,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典型代表,其影响所及,辐射全国。此后,我国近现代基础教育奠基人胡元侯首创的明德学堂,禹之谟创

那天藤蕹还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里,除了菜畦处绿意稍浓,其余地方只有藤蕹顶着几片稀疏的叶子,露出大片的土地。一片片叶子远远相隔地分布于茎节处,以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嫩的形态,延至藤蕹的末端。一个个嫩黄的尾尖儿,透出渐进的秩序。

藤蕹就是靠着这些藤蕹四处开疆扩土,开枝散叶,像勾勒的素描,先有轮廓,后有内容,随着时间的移动,逐渐丰繁而生动,绿意充盈。

立秋过后,不过下了几场雨,回来一看,藤蕹已经越过了土壤的边界,爬上了旁边的水泥路,几乎占了路幅的一半。但没有落地生根的土壤,它们又会是多么艰难。遇到细心的人,还会用手或脚将它们轻轻地拨开,即刻将它们送回土壤。

挨着藤蕹上路的茎节处,掐下藤蕹的

少年闪亮

伍奕豪

办的广益学堂,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中,熊希龄创办的兑泽中学等,均成为全国响当当的名校,湖南也因此较其他省市更早开始普及国民文化教育。

进入全面抗战后,长沙涌入了大量学者和老师,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也先后迁徙至长沙,在此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。

纵观长沙教育的历史,其最大成就,就是培养了一代代以天下为己任、致力于匡时济世的知识分子群体,他们或开风气之先,或担民族之责,或创不世之功,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。就像张栻在《岳麓书院记》中所说的,“成就人才,以传道而济斯民”,强调培养的人才要以身传道和践道、以道济民和体国,注重将个人道德的修养和经邦治国的事业结合起来,这一直是长沙教育的办学传统。

每年的“开学第一课”,就是这种传统的赓续。长沙市中小学2024年秋季“开学第一课”,以“时代少年当自强”为主题,各中小学百万学子以智慧教育信息化平台为载体,同上第一课。“开学第一课”通过少先队辅导

员老师带领学生寻访的形式,将教室和师生搬到主题场景,现场沉浸式感受和学习,一览长沙在各个领域的历史文化与伟大成就。活动全程去主持化,用场景化对话演绎进行串场,将思政课+现场节目+篇章环节以视频VCR、灯光效果等手段进行衔接处理,使整场活动成为一堂生动而沉浸式体验的大思政课,始终保持紧凑、完整、连贯的现场氛围,无缝对接,一气呵成。

2023年1月,长沙提出用3至5年时间,树立以“民生保障有力、支撑贡献有为、结构协调有序、学生健康成才、教师幸福成功、家校社携手成就”为主要特征的“品质教育”新品牌,效果已然显现:2023年长沙少年获得学科竞赛、体育竞技、科技创新和职业技能竞赛国际国内金牌70多枚;长沙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学生参加各类体育赛事;长沙5年来小学生数量增幅在全国32个重点城市排名第一……

大鹏直上九万里,是风的托举;少年起跑,是湖湘文化的浸染,是品质教育的加持。胸怀天下的正气、善学乐思的才气、阳光自信的朝气、怡情悦性的灵气、务实肯干的底气,已成为长沙学子的特有标识。



扫码登录 iChangsha



图片来源于“i Changsha”长沙数字化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

秋来藤蕹起

张铨

尾尖。虽说是尾尖,也有着错落分布六七个茎节的长度。每个茎节都带着一片嫩叶,越靠近尾尖,叶子和茎秆颜色越浅也越嫩,嫩到尾尖处,像要滴出水来,闪着动人的光泽,似乎一捏就碎。反之,越是远离尾尖,叶子颜色越深,连茎秆也显出沉郁的青绿。叶柄与茎秆相连处,看着看着,就看向了人的腋窝,腋下生发着一枝嫩芽,像是它们的孩子,以茎为父,以叶为母,顶着一片指甲般大小的嫩叶,昭示着孕育的密语,以及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趣。

拇指食指相向合力,藤蕹的尾尖就折断在了手心。藤蕹的尾尖这么嫩,掐着掐着,不觉就掐了一大把。握在手里,

嫩到让人想起初生的婴儿,肥软,鲜嫩,不染凡尘。

把它们浸在清水里洗净,每一根都那么清新柔嫩,从菜园到洗菜盆,它们经历着世上最短的距离,甚至还没过神来,还以为在地里长着在水泥路上爬着呢,还没来得及及发蔫做个苦闷的表情,就被抓着洗了个澡,甚至脸上还挂着生长时的调皮的笑,就被洗得清清爽爽,干干净净。不受颠簸折腾就能完成使命,这该是它们倍感幸福的事,让看着它们的人也觉得幸福。

摘下叶片和尾尖,另将茎秆码齐切碎,分别清炒,加一点水出锅。盛在碗里,特别是叶子和尾尖那碗,比生长时还要碧翠,如珠如玉,亮如琥珀,仿佛摆在眼前的,不仅是一道菜,还是藤蕹的一段芳华,山野的一缕灵秀。

太阳的余晖还照在红墙上,月亮已悄然爬升。

吃过晚饭后,我送女儿去打篮球,皓月当空。皎洁的月光如流水般倾泻下来,给街道镀上银粉,给香樟洒上白光。街边的餐馆、粉店、饺子馆、食品店内灯火辉煌,人群络绎不绝。太阳收工后,那些害怕踏入火炉般厨房的市民,一边溜达一边窥伺着店内的拿手好菜,或早已坐在店里享受空调和美食。

我们踏入校园。这是个规模不小的高校,各种高大的树木,将街道的喧嚣和闷热隔离在外。幽静的池塘,微风拂过水面,荡起一道道波纹。月光漫无目的地四散投射,一片又一片波光粼粼。

我将女儿送到体育馆。体育馆外是偌大的露天足球场,四角置射灯,光亮如昼。“每天锻炼一小时,幸福生活一辈子”的标语映入眼帘。足球场外的跑道上,填满了散步的人群。大家沿椭圆形的红色塑胶跑道,逆时针方向行走,如转动的“坦克履带”。在“幸福生活一辈子”的总愿下,我加入到队伍中,尽微薄之力去推动履带。

此时,月亮变得冰清玉洁。柔和的月光下,三两结伴而行者,大多是夫妻或者一个家庭。他们穿着讲究,装备精良,举止文雅,应该是学校的老师。十来个竞走的男孩,从人流的右边飞驰而过,早已汗流浹背。T恤湿透了,仍你追我赶。这惊艳的瞬间,像个传奇。多年后,他们或许会欣慰这样坚持下来了。青年男女相伴而行者,有的还钩着一个手指,时不时传来轻轻的笑声。

那是“人约黄昏后,月上柳梢头”刚刚恋爱上的年轻人。月光挥洒着,飘飞着,运动场上像蒙了一袭轻纱,变得浪漫起来。最快乐的是那两三岁的宝娃,唐老鸭似的往前冲,突然急刹车,回眸一笑,让大家忍俊不禁。

我还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士,伸了伸胳膊。电动轮椅兜着她弱小的身躯,左右是陪伴着她的朋友。她将速度调整为步行速度,与朋友们谈笑风生。她不仅来锻炼身体,还来拥抱晚风,或许在寻找那个蕴含希冀的传说,或许憧憬月亮能带给她健康与美好!

突然进来一支有组织的队伍,统一军训制服,喊着口号。大家纷纷让道。他们来到球场的正中心训练去了,不再干扰跑道上的人群。这让我想起31年前,我在附近另一所高校月夜军训的场景来。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中专学校,

如今已成为国内有影响的著名高校;30多年前这里还是烂泥冲,如今高楼鳞次栉比、街道车水马龙。30多年前,我凝望着月亮,月亮走,我也走,朝着月亮的方向,脚下路越来越清晰。

如水的月亮,让思念天马行空。我又记起30多年前那个不曾荒废的夜晚。我和父亲车水灌田两个多钟头后,都筋疲力尽了。我扛着锄头和耢把(水车上的)走前,父亲扛着水车走后。父子俩在月光中高一脚低一脚回家。朦胧月色中,我看到一条大蛇横亘在路上,一下子我怔住了。我问:“爸爸,有蛇,打死不?”父亲借着月光看了看,说:“不像毒蛇,吃老鼠的,用耢把将它挑到河里。”我将蛇往河里挑。没想到蛇头朝田里,蛇顺势沿耢把往上蹿。吓得我扔掉耢把,猛地后退,差点把父亲连人带水车撞入河里。人生少年,青葱迷茫,如月夜看不清蛇之首尾,幸我没虚度,跟着时代的光芒,月亮走,我也走,走出了那个小山村。今晚,月色依旧,父亲已逝,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。

散步的人,有的拿起手机,看着已经超过一万的步数,心满意足地离开球场。追不上的竞走者,一个挨一个脱下T恤,搭在肩膀上,慢腾腾地转出球场。大多数人,还在借着月光扫去一天的烦恼、洗刷一天的疲惫,享受着片刻美好与安宁。而我,没有锻炼指标任务,乐意被人流裹挟,优哉游哉转着圈。

抬头望蓝天,天空蔚蓝。月亮走,我也走,追随着月亮,追随着星光,从春走到冬,从小走到老。

月亮走,我也走

朱鹏飞



责编/任波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谈梁

如今已成为国内有影响的著名高校;30多年前这里还是烂泥冲,如今高楼鳞次栉比、街道车水马龙。30多年前,我凝望着月亮,月亮走,我也走,朝着月亮的方向,脚下路越来越清晰。

如水的月亮,让思念天马行空。我又记起30多年前那个不曾荒废的夜晚。我和父亲车水灌田两个多钟头后,都筋疲力尽了。我扛着锄头和耢把(水车上的)走前,父亲扛着水车走后。父子俩在月光中高一脚低一脚回家。朦胧月色中,我看到一条大蛇横亘在路上,一下子我怔住了。我问:“爸爸,有蛇,打死不?”父亲借着月光看了看,说:“不像毒蛇,吃老鼠的,用耢把将它挑到河里。”我将蛇往河里挑。没想到蛇头朝田里,蛇顺势沿耢把往上蹿。吓得我扔掉耢把,猛地后退,差点把父亲连人带水车撞入河里。人生少年,青葱迷茫,如月夜看不清蛇之首尾,幸我没虚度,跟着时代的光芒,月亮走,我也走,走出了那个小山村。今晚,月色依旧,父亲已逝,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。

散步的人,有的拿起手机,看着已经超过一万的步数,心满意足地离开球场。追不上的竞走者,一个挨一个脱下T恤,搭在肩膀上,慢腾腾地转出球场。大多数人,还在借着月光扫去一天的烦恼、洗刷一天的疲惫,享受着片刻美好与安宁。而我,没有锻炼指标任务,乐意被人流裹挟,优哉游哉转着圈。

抬头望蓝天,天空蔚蓝。月亮走,我也走,追随着月亮,追随着星光,从春走到冬,从小走到老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关注一个成长的心灵
播种一个灿烂的明天
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


中共长沙市委
长沙市文明办
宣